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六　　明　程敏政　撰

議

詩議　　程大昌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説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逺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茍循習傳之

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
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議之所為作也

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
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
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之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
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
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敘諸國自邶至豳

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
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
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
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
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
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别也均之為雅音類旣同又自
别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旣有
大吕又有小吕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

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

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缺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第第相受於是叛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内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疑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

籥當為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為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為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徼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為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絶不知其節奏為何音何類其贊頌為何世何主惟鉤命决之書叙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傅會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説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

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為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為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為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邪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為樂也

三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為作具言其以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聲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請為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
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為之為言有作之義既曰作
則翕純皦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為作樂
在南為鼓南質之論語則如三年不為樂之為吾以是
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為樂無疑也

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
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少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爾
既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創為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
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㕁而數之六經
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於南於雅於頌
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既出
而創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
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
儒贅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

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璠璵命之而曰

其中實雜碔砆不知何以名為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為政自政而變為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頫首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間黍離於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

說以為歸宿故寧置之不談而已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傳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傅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譊譊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五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遷史凡援説國風或引為自已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沿並前傳不足多辨載嘗究求其元則左氏荀況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蘩采蘋曰風之所以為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臘矣世未更秦未有臘名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差

遠矣又況其託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如指采蘩采蘋為風援引頌文而冠商魯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眞也豈可槩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荀況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旣非參賜之比而況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已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出也況乃槩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若以善為非性則

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已欲已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藴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據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唐虞象刑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况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况猶忽忘以為無有則訛詩為風其可堅信以為有所傳授乎

漢人贅目國風以衆雅頌其源流正自況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為匹者申公之師則浮丘伯而浮丘伯者親況門人也髙后時浮丘伯嘗游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為博士即劉歆所謂詩始萌牙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官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始為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為蚤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元成嘗皆以詩顯名為

世所宗蘇韓之學絶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況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況說之蔓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況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創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則亦有自蓋札之言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耳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

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衛二詩槩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寘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擴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為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揜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

所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久尊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而出臆說焉耳矣

七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籥章所歛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大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

賦也比也興也雅也頌也列以為六蓋類而暢之猶曰
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於此遂取季札
衛風一語以實其説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大師所
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
沿六經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
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
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贈申伯也自叙所著
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為之義者

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部彙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

八

周禮籥章龡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籥章之謂豳詩豳雅豳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

夏大射之騶虞貍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龡豳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為何篇何名者也夫既於籥章無所主指固不可億其為詩矣設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為三詩乎今考諸豳為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鴟鴞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絶不相類又無縁可混雅頌以為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

不敢臆斷其然乎不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為樂正則雅頌混為一詩其得為正乎其既不正豈不為夫子之所刋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歛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奪其倫篇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為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篇章而篇章所歛詩也雅也頌也是巳鼎立為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

詩又域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籥章之舊而謂之詩
則是於四始獨遺國風於是又舍籥章本文而自出己
語獨改豳詩以為豳風而曰此詩即籥章氏所歛者也
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豳
詩于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為斷
也葢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齊而齊亦有角
招徵招釋者讀招如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徵
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

不有傳授亦未敢必謂其非也頼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為景公君臣相說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籥章所歛之豳詩雅頌適與豳同而遂取是三體於七月一詩則夫指同於韶且又在齊其亦可指以為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九

詩序世傳子夏為之皆漢以後語本無古據學者疑其

受諸聖人喋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子因枩巳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大師摯之徒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敘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

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考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旻之詩以旻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

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召旻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不知旻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類有之又如緜衣之序引髙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姑斂𪑛而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則不能明辨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諭深見古詩底藴學者

亦無敢主信也矣

十

謂序詩為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為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為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而

鄭玄作毛詩箋也其叙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為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旣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𥈭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幷無別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

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為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為也毛公於詩第為之傳不為之序則其申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為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視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為鄭語不俟表別也又況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槩定其次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

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
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
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
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
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曄謂續序之為宏作眞實録
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為也采詩之
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
實狀致之大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

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為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為之說也夫子之删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删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為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叙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討求遂釐剟諸序各寘

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十二

予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蓋略與夫子等若非即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予猶不能自信而能取信於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既詳辨之矣而予意所鄉欲求典刑來自夫子或如季札觀魯之類辨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令信

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攷則不免試於毛傳乎求之求之既久忽於析類標卷之間見其名稱略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刪削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與札語配合無間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尚未磨而毛公之誤其尚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召南邶鄘十三國小雅大雅頌此古詩之名品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

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别出一簡列寘左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傳第三而後别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既異而其書類例由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叅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既皆長添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較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已例

則自為差戾䀏札語則有所增溢蓋嘗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國名者補寘今毛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寘毛詩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名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為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小大二雅

不繫國土獨志音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無舛誤此予所以得循毛傳以正毛失而喜古則未泯者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難攷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予說而即此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也

十三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存者顧三百一十一

篇何也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鈐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為夫子删采定數故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通槩成說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

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説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間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即其國立博士以教與左氏傳偕行亦為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學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

尚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鄭玄皆篤信傳習至為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未必能得的傳而真知其出於何人也若夫鄭玄直指古序以為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在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則漢世共信古序

之所由出者必以此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十四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眞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末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答既

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寧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眞如此所以足為稽據也及其裒輯既成部居已定聖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叅頌其不為南雅頌而為徒詩者亦各以國若地繫之率仍其舊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陜命之也頌一也而有周商魯以時代别之也詩陳於夏而類著於豳周人

因后稷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為周公而作
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周公豳人所作詩也在盤
庚時商已為殷且頌又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為商唐叔
封唐在燮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目
乃皆為唐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時已統於
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乃復分而為三曰邶鄘衛
凡此數者猝而視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證類正從民
言之便熟者紀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事有類此者中

國有事於異域惟漢人為力故中國已不為漢而異域猶指中國為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尚以中國為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王黍離諸篇既徒詩而非樂不可以系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雜寘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體無損也不獨此也木瓜美齊而列於衛猗嗟刺魯而繫諸齊召穆之民勞衛武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具言之若事為之說則不勝

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條貫彼此俱無疑礙故知其為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春秋疑於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因其舊而去取焉其肯自巳立程邪故因其所傳之樂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奠其列是所謂信以傳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十五

或曰衛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有

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晉則其以分地南北爲言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召獨綴南其下以漢人義類自相參較則既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爲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稱之况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陝陝外未盡爲周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督涖邪又如甘棠之詩正是追詠遺德疑其尚在召公國燕之後於是時也

周之德化旣已純被天下無復此疆爾界矣騶虞麟趾葢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準者豈復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國甫有某詩則宏之即周召分地而奠南北者非篤論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紀繫其實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為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為諸侯之風然則王化所被一何狹而不暢邪此皆不知南之為樂故支離無宿

耳

十六

或曰古語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戒使南而果樂也安得純為文王之樂也曰從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為作從奏樂言之其遂不得謂之作乎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為夫晏朝者之不能憲祖也遂取故樂奏之以申儆諷其曰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則雖人更百世南更萬奏猶不失為文樂也宏之序魚麗也固

嘗校數常棣列著文武内外之治是為文武之詩矣至其正序常棣乃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夫文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一詩以待之邪左氏所說蓋曰厲王怨鄭欲引狄以討除之其於鬩墻外禦之義全與文武不類於是召穆公糾合周族歌文王所從燕樂兄弟者以感動王其於常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弔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為之而宏之於二義皆迷失其本遂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其

爲誤豈不重復可笑哉茍疑夫關雎作於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常棣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矣

十七

或曰子以徒詩不爲樂則籥章之於豳詩嘗并豳雅豳頌而比竹以歙矣則安得執爲徒詩也曰此不可億度也古來音韻節奏必皆自有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之其爲詩章焉孰適而當爲雅孰適而當爲頌也廼其

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汨亂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不堪入樂者不可强以意測也或曰頌則有美無刺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具譏怨親出其時而可明播無忌歟曰此不可一槩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陳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片言政乖民困不可於朝燕誦言則或時人私自調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絶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錄以示後以見下情壅於上聞而因為世戒是

或自為一理也歟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或曰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一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僖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賴周太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集刪次乃為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或曰詩序今與經文並置學官如是說行獨奈何曰不相悖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周民其果無

餘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廢盖不以甚辭妨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在所不删則序之發明於詩為不少矣而又可廢乎記禮之書萬世通知漢儒所為今其有理者亦偕古經列寘學官則於詩序乎何議

郊祀議上

王　炎

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於經而諸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盖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

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於圜丘謂之禘祀五帝於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於南以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王肅曰築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謂泰壇兆於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洎五

帝為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為昊天元天為上帝五方之帝為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於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於青帝靈威仰終於黑帝叶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無稽於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於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為禋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天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

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氊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於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嘗言五帝矣春則太皥夏則炎帝秋

則少昊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為天也魏相之奏亦詳言五帝矣太皥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昊乘兊顓帝乘坎亦不以五帝為天也秦漢間言五帝者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所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於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事天所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於誣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於經者

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者有社則又有大社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隂氣也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於國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

謂大社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圻圻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於方丘冬日至祀天於圜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為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秋冬報賽其詩為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

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
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
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於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
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
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
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合祭無疑矣冬春時日
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
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

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
兼祀之而郊之時日紊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
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於一陽之初復啟
蟄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於農事之將興制禮之
意坦然易明戴記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
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紊其時日也諸儒異論
為禮經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禮經之正
經雖殘鈌禮意則固可知也已矣

郊祀議下

王炎

郊丘之辨有三圜丘以事上帝方丘以事地祇而四郊以事五帝圜丘謂之南郊方丘不謂之北郊何也因禮而處其當然者義也因義而制其節文者禮也苟無節文不足以為禮是故祭地之位戴記謂之泰圻周官謂之方丘詩書謂之冢土而正其名曰大社不曰北郊所以定天地之尊卑也記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公羊氏亦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既有社矣謂之

祭土不謂之祭地何也吾於孔安國韓嬰之言有證也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予之使歸而立社則諸侯之國有社而無五土之大社等級有間是諸侯可以謂之祭社其祭社可以謂之祭土不可以謂之祭地而天子祭天謂之南郊其祭地不謂之北郊皆所以謹禮之節文也夫子曰禮者義之實也祭天於郊南面陽也祭地於社北面陰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尊卑之大義也漢儒記禮之言曰

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於國以列地利以帝對社則社主於祭地其證一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殖以郊對社則社主於祭地其證二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夫社壇而不屋謂之達天地之氣則社主於祭地其證三也天神莫尊於上帝地祇莫尊於后土是故事天於郊所以祀上帝也事地於社所以祭后土也而鄭康成則曰方丘所祭神在崑崙者也北郊所祭神州地祇也甚矣其說之不

經也若夫四郊之祀五帝亦謂之郊則與祀后土者有異義焉天地相配疑於相敵五帝貴於百神而降於大祇是故祭地不命曰北郊嫌也祀五帝命曰四郊無嫌也故凡經之言上帝者皆天也其言五帝皆人帝也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諸侯方祀祭四方則祀五帝於四郊是也方祀則祀五神之在其方者也郊丘之義天神地祇人鬼之等於經皆有見焉則先王之禮意猶存自鄭康成引緯亂經持詭說以汨正論而先王之禮遂

晦而不明蓋漢儒之論經黨同伐異求伸其專門之說自世祖以來讖緯之學盛行是故何休假緯書以言春秋康成假緯書以言禮皆欲因時君所好借緯爲重而求其說之勝也昔人固有知其失者矣王肅曰鄭氏學行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蓋詆其以緯亂經也後世之言禮者考信於經合於經則得之不合於經則失之故吾之論郊祀詳於稽經而略於議史也

良平不與十八侯位次議　江潤身

褒功特定於一時之等級論功則難泯於萬世之權衡漢初元功十八侯位次高帝有詔定之矣張良陳平揆之功狗功人之論豈不可兄蕭何而弟之然不得俎豆於奚薛諸人之列是不可不深求其説也蓋高帝起豐沛顛羸蹶項武夫健將多椎埋寡學販繒屠狗之人韓彭英盧各分王其地而列侯受封者日夜爭功不决張良陳平素為帝謀主方是時良辭齊受留翩然起從赤松子游之念平受封戶牖亦曰此非臣之功則二公措

心積慮與拔劍擊柱者度長絜大不可同年語矣意者元功位次良平自執謙退而高帝亦有以諒其心歟然帝於良則曰運籌決勝子房功也於平則曰吾用先生計謀克敵非功而何良平雖不與十八人而帝明示其功以詔萬世則元功之位何足為良平榮哉嗚呼高帝天資明達最易告語當時安知非良平輩周旋其間而為之論定哉觀張良有軍吏計功不能盡封之對而高后二年復詔陳平盡差列侯之功藏之宗廟則前乎帝

之詔定實可見良平之與計而已不與焉者矣考之高帝功臣表百四十有三人平居四十七良居六十二良平之功豈在十八人下而身為帝謀臣顧自蹶居於羣臣爭功名者之右智者不為也良平雖不與元功之列而功與蕭相國同科者自不可泯此所以為良平歟

謚議

龍圖閣學士贈特進程公大昌覆謚文簡議

王炎

朝請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録院檢討官兼皇弟吳興郡王府教授兼權考功郎官王炎覆謚議曰君子所以著見於世者其道有三徳以成已才以集事言以垂訓於斯三者苟有一焉皆足以不朽周公旦之謚文才徳備也晉士燮趙武之謚文才徳各有所長也魯臧孫辰之謚文其言立也文之謚一意旨所該括者富矣後世士大夫學識淺陋言辭卑弱浸不逮古於是名公鉅卿間有以文章議論奮立於一時諸儒之上者縉紳

往往目為斯文之宗其沒也遂以文易名如唐權德輿韓愈李翺本朝楊億之流是也今特進程公其學富贍而不雜其識精密而淵深其發為文章則根柢六經與韓退之柳子厚相依倣而馳騁筆力駸駸上薄西漢續作者之派流立後學之準的太常謚之曰文誰敢異議然未足以見其行已莅官立朝之大致故又附之以簡按謚法簡有數議一德不懈曰簡平易不訾曰簡正直無邪曰簡一德不懈太常議之詳矣然公才高而氣勁

疑若不可附近而接引後進諄諄誘訓不倦焉苟有一善亹亹稱道不厭焉故在學校為師儒諸生敬之在州里為鄉先生鄉之子弟慕之是非平易不訾𡙇起於布衣自致達官當官而行惟義是徇雖無崖異不肯瓦合未嘗以毀譽更其守也太上龍潛公為宫僚及登大位公方閑退杜門謝事恬淡無求未嘗以進退動其心也是非正直無邪𡙇夫學問文章彰徹如彼德成行立超卓如此合文簡以定謚名不浮於其實也請如太常所

議謚以文簡謹議

刑部侍郎周公端朝謚忠文議

方回

議曰士大夫始終一節之謂賢朝廷純於用賢之謂治世之賢者本不多見而上之人之用人也不以不肖為賢則以賢為不肖賢不肖混上下千百年間曾未始一遇乎所進皆賢所退皆不肖之時是以賢者每不合而古今天下常苦於治少而亂多惟本朝元祐為能純於

用賢惟元祐始終一節莫如眉山蘇文忠公蘇公素與安石異亦不苟與温公同使温公少如安石有一毫厭棄蘇公之意則是亦熙豐而已何元祐之有後之柄臣動輒自詭元祐有一賢者與已不合則踈之忌之且排斥之賢者之不合何傷焉而世道之不可為可重嘆也

故權刑部侍郎永嘉周公端朝當慶元初為太學生佹冑造大誣用李沐擊罷趙忠定公相位將殺之公與同舍楊宏中張衜林仲麟徐範蔣傳上天子書乞竄沐坐編

管信州明年押歸本貫嘉泰初始許自便公入蜀避侂胄又六年侂胄殛又明年詔褒六士始免解又三年始試禮部為第一夫以太學生一上書詆權姦而厄以十七年流離轉徙之酷侂胄豺狼固不足責也然獨於彌遠有憾焉嘉定更化自詭元祐非解偽黨之禁稍用侂胄所斥實則陰襲其迹始而邪正並用終於邪勝正屈崇長李知孝梁成大之徒廢真諦魏以公禮部第一人而黜使再為郡貳自筮仕至彌遠死二十三年終不寘

之從列彌遠也侂胄也特伯仲間耳亦未足深責也端平更化不特自詭元祐雖天下亦或許之為小元祐始擢公登從列然一敵亡一敵興公力言不可共事不以夾攻為然足規清之之閫洛汴師潰不幸言中公於是丐去而以疾逝矣識者謂公假以年亦終與清之落落者然則端平所用諸賢大率貌同意異如清之者豈可逭春秋之責哉公一不合於侂胄再不合於彌遠三不合於清之公以始終一節方蘇文忠公可無愧而嘉定

端平之相不能純於用賢不足望元祐之相此可為世道歎非邪抑公大節如此厥有本源二父得南軒之學以傳於公早從水心所聞巳博經史百氏無不淹貫國朝典故尤所精熟於信從趙昌父於蜀從劉後溪晦翁之學又有聞焉所以平生蕭然孤揭不營一椽有田半頃捐以與兄自連忤一二相臣之外卓行鯁論史不一書學到則理明理明則無慾無慾則剛剛則浩然之氣常沛乎其不可禦非公之謂邪謚法廉方公正曰忠道

德博聞曰文公兼有之元祐從臣眉山蘇公之謚曰文
忠今公之行文未書於科級忠已凜乎縉紳宜先忠後
文謚曰忠文謹議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丁棨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　浩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七　　明　程敏政　撰

論

舜論　　程大昌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揚雄以其意見言之曰襲堯之爵有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雄之所言殆重華協帝之義疏耳而非舜之所以無為也竟水功

制象服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皆非堯故而又時廵考制一歲之間車轍馬迹率常周徧天下安得謂為垂拱坐視也邪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夫惟察知事物情狀而循理以行不自作為其斯以為無為也歟故由仁義行雖曰知至至之而實非自為如此之仁自為如此之義也易之無思無為箕子之無作好惡成王之無作聰明聖人之無常心皆一致也若曰心思作為言語好

惡悉屏除謝絶付之無有直偶人矣而治道安所自出也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方其理不當作則忘世自適非獨不異野人亦將不異於土石無為之至矣舉世言行苟有一善則果於有行如江河沛然莫之禦遏則其作為孰勇於是繫辭之贊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

民同患夫其既洗而寂其容也其不動也人以為土石野人也及應感而通與民同患人以為江河沛然也而木石江河不殊一舜故曰在巳無居形物斯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古之聖人莫不皆然而舜特其可見者也世之言無為者不入於楊子則入於釋氏楊之說雖與孔子異見亦未失理也釋之說則棄人倫蔑禮法以空為至自空以上無指焉施諸一夫獨善者猶不害也若舉而措諸天下則應感出治何以為原哉關

尹喜之言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揆之於易有藏有感者之言也若遇事當應猶其寂然則聚塊積塵而已耳天下何頼焉故夫水土稼穡禮樂刑教舜皆能之而能不為也以其該而照其偏禹稷契臯夷䕫孰可尸是孰可主彼當其可而授之模不强其所不能為不致其所不可遂則凡所分命亦非舜而自為區處也因事而擇人因人而授任理固如是也使

舜不能高出其表而見其當然則區處之初已大失當況自親之歟故曰發無知何能為則又幷與無為之所自出而言之矣世謂老釋一律吾不信也及其以此之為而致之無為則孔子所謂恭己正南面而已者其何所似哉釋囚封墓散財發粟列爵分土敦信明義紛紛更創而猶曰垂拱以治其眞垂拱哉陳定宇曰程大簡公泰之窮經考古之學極高

禹論

程大昌

孔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夫無間云者有所非間之對也是故賈捐之得以立議曰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閒禹入聖域而不優也夫功非聖人之極致而其力量大小常於此焉發見也不稽其功孰測其有禹之出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頼其敷命所承與重華所恊幾幾乎莫可髙下則三聖相襲似難作兩觀也而捐之揣切夫

子本語若猶實有等差者何也曰此不可從事為之末而究辨之也乃若孔子必有為言之也湯之代夏也內省卻顧其於揖遜實有慚色仲虺作誥以開釋其意顧於弔伐救民者不數數然而特詳言其不自私已以素信於天下者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凡湯之慙慙其代夏而自君也今其所立旣以勞心治民而為夏夏之所信戴惟恐誅弔之不先此豈私一已而富天下

者所能得此於民哉舉茲以詰而湯之自慙者解矣此事理之相形而話言之知要者也禹之傳啟也德固無慊於堯舜而迹則近於私已也故萬章之問孟子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夫萬章旣舉人言以問則是語也由來已久夫子亦必已聞之矣而不足正與之辨也特究其非聞所起而陰用其所不然者折之若曰人之樂乎為君者為其聚四海之利以供已私也為其天下皆為我勞而我無所用力也今從其

宮室衣服飲食而卑之而惡之而非之則凡其自奉者殆不豐於匹夫矣至於黻冕鬼神凡為天下出度者則致極而不敢薄甚者胼胝手足傷切膚理不子其子而極力疏濬無遠不暨則豈肯以天下私其不可傳之子哉吾無間然之語重複而叮嚀蓋不折其疑而黙解其所從疑也聖人之言其高遠而不可淺觀大抵如此也且夫天下之道二是與非而已耳入是則無非蹈非則無是茍從其對而明之則不待斥言枚別而意會了然

矣子貢未知衛輒之舉見黜於夫子乎否也則借夷齊以嘗之夫子既許夷齊以仁則輒蒯之不仁在所不問也子貢之於輒蒯設不問之問夫子之於禹有不辨之辨故聖賢不辭費也

劉項論　　程大昌

惟天下之至柔為難屈而甚剛者易挫也柔則隨隨則物或嬰之而能堪剛則抗抗而過將摧折不自支矣今夫水天下之至柔而火至剛也水避礙委曲至無力也

然可激可摶可瀦可泄而不能使其不為水也火之炎也迫而近之立焦以爛烈矣而或撲焉或沃焉不復成其為火何也隨者可徐以全而抗者決不兩大也若羽者其能抗而不能隨者歟方其時利勢得見驕轅門以受膝行莫敢仰視之諸侯其剛遂矣一旦勢孤援寡或者以吾兵吾將圍合而見圍顧視天地之大意氣之盛纍然一圍之中羽生平未嘗此也楚歌未動羽固疑帳下盡敵國矣夜半夢覺之交忽以楚歌乘之遽至於悲

傷感慨泣數行下略無疇昔英氣者其所立固不可與
踐此境也潰圍南奔猶屈强江淮間而重遇戲紿以陷
大澤是挫中遇挫也彼嘗以匹夫手裂天下付授諸侯
王人人拱手退聽莫敢竊議而奔亡之餘田父得以戲
誑納諸大澤此固足以到羽矣而况迫於方來未旣之
追騎乎故亭長之船可渡也江淮之地可樂也寧死不
去猛虎之落檻穽無樂乎生也若夫高帝亦嘗有此剛
哉約可背羮可分鴻門可逃成皐可跳而挫不衰者取

天下之大計也所謂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是也羽烏知詘之為信乎

厚俗論

程大昌

自有天地以來俗幾變矣結繩之世民以恬淡相忘故其俗樸可封之世民以輯睦相親故其俗和至叔世則乖矣以利害相讎而已故其民可誅相親之不能反乎相忘時也勢也聖人無如之何也直以和凝樸使不流於乖則已矣相親之變而為讎政也身先而民隨焉不

可禁也則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使聖人能復太古之相忘吾知聖人有所必為使叔世能樂其民之相雠吾意夏商亦自不棄吾獨怪夫商君之治秦也民故相親而立法以攜之俗未相雠而設法以闗之勢可為而不為反推而納之至乖至戾之地吁可駭也鞅之立法也設什五以相師而專以告姦為賞罰有兩男者必出分而不分者倍其賦是驅民為告訐而禁民為孝弟嗚呼孝弟親睦之所由生也而禁之則民若何而可親告訐

怨讎之所從起也而導之則民若何而不讎故鞅之法行而秦民無歡心矣怡愉之樂不暢於閨門窺伺之惡交作於鄰里使之無熙熙自遂之適而常有惴惴意外之憂鞅固前知其然而為之不恤也趙廣漢之治潁川惡其俗之相黨設鈩筩以招訐俗行詭譎以啟怨讎務使其民不為朋而已而不知告訐之禍慘於民俗之相黨也行之未幾潁川家家作仇特未相兵耳倘微韓延壽開禮遜之端黄霸闡循良之政則廣漢刻薄所致安

知潁川之不泰也漢之文帝承秦之餘舊染猶在文帝一以君子長者待之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敦樸行之以質直重厚之人比其久也昔之告訐無行訐語無親者人人自重耻言人過大漢之人蕩然與太和同風乃知書可焚儒可坑是古者可禁惟民生厚不銷鑠也封德彛曰三代以來驕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存法論

程大昌

法之設以寓公亦以杜私也然則孰為重曰杜私重孰明之以迹明之也著圓於規託方於矩以為方圓之則而格夫不方圓者豈為能方圓者設哉是故法之設以迹繩私也至私行乎無形而人莫得見其情則蕩然無所限制故聖人設法以為寓公之具寓公之有具則戾公者有形矣情然邪而法亦然則固得見其公矣法然邪而迹不然則童子亦得議其私也夫惟迹暴於外而人皆有所執著以為參按之形則縱私者其亦有所礙

矣是設法之意而行私者之所深忌也春秋之世諸侯相與削去周官之籍夫何雠而為此直惡夫行私而有迹耳夫籍所著刑政有平制度有中班爵有等分田有限昭昭乎至公之的迹有法揆則有指籍以責私者故子產詰晉曰先王之制大國不過一圻今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致此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凡此皆衆忌所萃而周籍之不得不毀者也古語有之不知其形視

其影茍未知夫人公私之分於法之存亡觀之亦足以察矣曹參之相漢忘天下之凋瘵而放心乎荒酣似不足恤民也而天下歌之政以其不失畫一之法也畫一之法非唐虞成周之法也天下何樂而歌之聞之曰絲長短者不操尺譎輕重者不持衡何之畫一至公寓焉參也委其可以行私之勢而一切付之定法之無心非天下之至公能乎哉是故非守法之足尚而至公之為可貴也不然參當坐因循之罪而可以功冠漢哉

去能論

程大昌

能莫大於無能而有能為下名莫大於不可名而可名為小夫有形於專專故偏而易見無泯於兼兼故莫得窺其全孰知偏全之分而擅不可名之能者其知宰相之體乎天子之臣一職一事等而上之各有所職而惟宰相無職天下之才明可折獄文可典禮武且仁者可為司寇司馬而不聞長於其者可為宰相惟其無職故無所不職惟其無長故無所不長此其能高視天下而

獨制其表也歟今夫元氣之散也得其温且燠者物資以生得其清且肅者物資以成信有能矣方其含四氣於未形而求生且成其可能乎能生是春而已誰與啟秋能成是秋而已誰與發春惟其自處於不生不成之外則生生而自生成成而自成也是無能之能而非有能之能也知此可以論大能矣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巳有之夫惟其無技也故凡有技者惟我容亦惟我用若彼以

其技而吾亦以其技則我與彼同物於物而曾不能以相高其能裁品長短而運用之歟故用技者之不可有技也非禁其有也亦不容有也昔者房杜之佐唐也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用兵而房杜濟以文夫自迹觀之房杜其亦無能矣君定亂而我不著功人善諫而我不著直人善用兵而我不能武合是數者皆無有也而公議賢之何賢乎賢其不專而兼不偏而全得體故也使房杜亦計其功則

濟武之丈孰與經之使房杜自行其直則王魏之直必不能相遜下也惟其自處於無能故能自泯於無迹所謂輔相彌縫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乃其房杜之大者歟

湯論　　羅願

聖人之用心有卓然至到常情所不能測者不惟天下後世之所不知雖當世親炙與之共事者未必盡知也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於是其臣仲虺乃為之道天因民生有欲必生聰明者治之有夏昏德天乃錫湯以勇智而使之代夏次又道商邦之在夏時如稂莠糠粃之見播除小大戰戰不能以自安末又道成湯之德始於征葛伯東征西怨而民之戴商已久嗚呼仲虺果以此曉天下後世邪亦將以慰夫湯之心也若以曉夫天下後世則湯之舉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天下欣然戴之蓋不容後世之議矣若以慰夫湯則湯固非若言者之所慰也世之君子唯

其責輕而慮近幸人之不能議巳斯以為足於其心而巳矣若夫聖人之舉措不患不能慰天下之心唯夫天下悅之太深信之太篤不復置疑於其間則聖人方且以此為懼且夫湯之為此天下安有議之者哉然而不釋然者豈以桀之罪雖足以致之而君臣長幼名分之間猶有可念者邪方其得一伊尹而進之此豈有意於伐桀者哉然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葢君臣長幼天下之大順與夫除殘去賊天下之大利其勢有時而不

能全古之聖人不幸而當之必得名世之士相與立同異是非通彼我之情以更相發明然後於情義爲盡嗚條之事前此所未有使當世之士有若伯夷者一爲天下明君臣大義使少有所泄寧在我者無全德之名而使彼得戴義之半則聖人猶有所安於其心令也不然舉希世之事民情所宜駭者而天下方相與翕然安之若出一口不復知有所擬議是當世無復可望者矣此聖人之所懼也故以不懟不竦之資當功成事遂天下

萬國方相與向已之際一旦無故求自處於有愧之地託於後世之將議已以為天下萬世受惡其心方且以為舊君禮則其暴桀之昏德與民之戴已者適所以重已之愧而不足以慰夫心至於道商邦之在夏懼于非辜不能以自安則是慮患之至而謀先焉此尤不足以得湯之心也湯之慙其不可以言慰亦明矣是以既徵於色又發於言既發於言又形於樂蓋大濩之作至于周末已千餘年而當時知音者聽之其慙猶不掩也此

豈嘗試言之而偽為之者邪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天下後世惟聞慙也則以湯之德為未至然後為湯者得以安於其心嗚呼此豈常情之所能測哉葢嘗言之惟聖人而後有大過惟樂天者而後有大憂以其一言一動始為天下萬世利害之所繫故也孔子作春秋天下尊之無異詞聖人乃以為後世將有罪我者焉後世亦卒無罪聖人者若聖人之心特以春秋天子之事在我假之為嫌懼天下後世特以已為聖人不復加擬議是

以躬設為罪我之比使天下君子得相與公議之此亦厥祖成湯之心也聖人之無已一至於此故夫成湯之慙仲虺所為作書者世以為能掩湯之慙而不知夫所謂慙德最聖人用心至到之處季札觀舞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嗚呼世皆以備道全美為聖人孰知夫所謂慙乃聖人之所難者歟　鄭師山曰此篇能發千古聖賢之心

姚宋論

吳儆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變而用其權循天下之常而守其正其道可以為善而可以為不善何者權近於邪正鄰於固人之常情每過於用其所長而流於所偏於是而不善用之固以敗矣漢高帝謂王陵少戇陳平可以佐之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不以安劉之功許之也唐宰相牛僧孺李德裕皆一代之偉人然僧孺迹涉於邪而德裕亦以剛介取敗蓋偏於所長而不善用之其敝固至此也唐史臣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

文以持天下之正夫崇之於應變誠所長矣而推其所為近於挾數用術以欺其君至其臨大節斷大疑毅然有不可撓者此其所以為善也不然則忽壞梁而建東幸之計與李林甫違農時而獻西還之策何以異也璟之於守文亦誠所長矣而推其所為近於狷介忿躁而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者至其體法自將而姦人不得以行其計論列利害而聞者不以為忤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此其所以為善也不然斥宮掖之獻而觸姦臣

之鋒與周子諒韋月將之徒同被誅殛而何補於天下
孟子曰伯夷隘栁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宰
相之體貴於通而不貴於過用所長若二子者可謂善
用其所長者矣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七